

口入八百

(十四)

(哀民)

蘇曼殊之雪茄煙癖
 香山蘇玄瑛、曼殊和尚、可以說
 是中國地方一個名人、他頭回
 到上海來、一個人不認識、為
 慕着商務印書館藏書名譽而來
 、他一到上海、便到商務印書
 室去閱書、自辰迄酉、手不釋
 卷、足足底看了三十天、連吃
 飯都不思、每天隨帶幾塊大餅
 進去齷齪、直待他動身以後、纔
 有人得着消息、說有個到過印
 度訪求佛經的高僧、到上海商
 務閱書了、等待商務館方面、准
 備招待、他已走了、後來、方知
 道前幾天、有個穿西裝的廣東
 人、天天到閱書室閱書的那人、
 就是蘇大師、從此之後、他的文
 名、更加盛了、他生平好佛、
 好做詩、好嫖、他的嫖、可稱目
 中有妓、心中無妓、他最賞識
 桐花館老九、時常讚他有天分
 、民國二年的春天、他和姓鄭
 的住在南京路第一行台、小子
 跟他貼間壁房間、據他自己說

怕登樓

怕登甚麼樓、怕登新世界的樓
 、新世界的樓上、有東西要攪
 人而食嗎、不、新世界樓上的浙
 江京戲、連場面都不是本地方
 言、唱來怪刺耳的、好像大雷
 兩天聽電話、可就難乎其為聽
 了、露天新戲、一座很簡單的草
 台、幾個村的俏的、男不男、女
 不女、在台上一派偷奴賊底、
 把使壺當酒壺、馬子當飯桶、
 引着看客們皮笑肉不笑、也就
 太十二分文明了、況且那一百
 多級樓梯、我又不頑石門去、
 何苦很費力的爬山、有這三來
 、我纔怕登樓呀、(老淵)

他的心上、除了好佛以外、
 又好雪茄煙、有回在望加錫困
 守、忽然有興、到霹靂埠訪雷
 鐵崖、又到檳榔嶼去訪某君、
 順道又到八打威訪俞劍華、泗
 水訪陳道一、雷陳諸位、表面
 上是在那裏教書、實在是負着
 宣傳革命、和勸募同盟會經費
 責任、聽說他處境窘乏、便多
 慨囊相助、一共倒有好幾百塊
 錫、他有了這筆款子、想回望加
 錫、忽然想着望加錫沒有雪茄
 煙買的、他就在泗水、把他們
 所資助的款子、統買了雪茄煙
 、第二天要走不能走、再去尋
 陳大、道一很為詫異、問他昨
 天的款子、他笑着道、都買了
 雪茄煙了、道一說、敢是你把
 雪茄煙販到望加錫去零售麼、
 他笑道、恐怕望加錫沒有這樣
 的闊人、吸得起這種好烟、原
 來他買的雪茄烟、合起華幣來
 、要四五塊錢一支、幾百塊錢
 、能買多少烟、他說那回雖受
 了道一大大一頓埋怨、然而有
 生以來、吸雪茄烟、總沒像那

是非園

(六十六)

(萍痴)

第三回 惡聲必反讒口與戎

薄命自傷甘心絕食

阿祥如此設想、那件事自然暫時不會張揚、只是他口裏縱然不
 說、心上仍難完全忘却、開時儘在酒店裏竊聽別人談話、有沒
 有關於甄無告王四兒的新聞、殊不知吳保和雖愛喝幾杯酒、却
 生不謹慎、從不曾喝醉了酒、一味地信口開河、況且除了他們
 二人之外、確也並無別人知道、阿祥自己已不露風、反想向傍人
 口裏探消息、如何能發、這一天吳保和病了、地獨自一人、向
 慧珠照例要了二百文錢、黃昏時候、趕向酒店裏來、在壁角裏
 自斟自飲、偏偏遇着兩個冒失鬼、沒有留心阿祥也在店中、談
 的是李毛頭包佔慧珠的話、一一都被阿祥聽去、他雖是耐性好
 、經驗多、似這般當了和尙罵賊禿、終不免有些氣憤、便把酒
 碗在缸蓋上亂敲、連喊酒家添酒、酒家看他氣色和平時不同、
 一留神、纔明白是傍邊兩人、話不防頭、惹了是非、

一次考究而又痛快、也是生平
 一件快事、他生平最怕填詞、還
 那年、我鄉的龐范庵先生、還
 在梵王渡教書哩、文酒之譚、
 范庵必到、恰巧俞劍華跟丹陽
 的姜可生、還有新從南洋回來
 的陳倦鶴、哈爾濱來的張揮孫
 、都歡喜填詞、偏住了曼殊也
 一下、曼殊說、這鳥叫的頑意
 、生平所反對、做詩、尙且注
 重性靈、隨手而寫、這東西、
 平仄不能相差半點、句子雖然
 長短、又有規定、誰願意弄這
 勞什子、這也算得大和尙一生
 遺聞軼趣的一頁、

小上海的新點綴

(漢昭)

斧頭黨、匪命誣告、盜案、槍
 斃、捲逃、

徵聯

曉揭

和尙堂裏吃絲瓜、(曹血俠)
 美女房中拌蚶子、(王拜石)

誌謝 承浙江錢洲金珠周君
 郵贈情雜誌兩冊、印刷內容、
 俱皆精美、謝謝、

昨承嶺南糖果公司惠贈國製點
 心兩匣、味美適口、特此誌謝、